

跨海爲父

—— 1949年大陸遷臺青年父職初探

易君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黃迺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摘要

在父親模糊的背影後自己如何展現父職？因戰爭遷臺的世代如何為夫為父與運用資源？本研究期瞭解一位 1949 大陸單身遷臺青年，現已年過 90 歲父親之父職歷程。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與觀察親子互動，蒐集資料進行分析歸納結果為：（一）受訪者對結婚成家、養兒育女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人生階段」，成家立業是完成人生終極的價值所展現的行動；但因少小離家對父親的「父職」確實是模糊的，父職教養源自母親、崇敬的教育家及妻子的信仰與態度，但父愛卻銘刻於心。（二）受訪者回憶戰爭動盪離家轉折時，不認為是生命歷程中最低潮階段，自認當時「年輕充滿活力及理想與未料想從此海峽兩隔」是主因；跨海離家遷移此階段堅定了其必須更努力為老家開枝散葉、生育子孫的信念，因而奮力求學以獲取未來穩定資源，亦為受訪者踏出父職資源累積的第一步；在面對生命中重大事件時「配偶」與「信仰」為其最重要支持。（三）受訪者的父職確實透過生命歷程中的情感、行為、認知等經驗的累積而不同，雖無明確的資源管理概念，但個人、人際及脈絡資源的交互支持，助其完成父職。本研究之結果描繪了該世代男性青年為父之樣貌，其父職參與仍與其原生家庭父親相似，即以當時社會結構環境下的供給者為主，提供家庭好的氛圍環境為輔。對於沒有父職資源管理概念的年輕人而言，父職隨時間與子女數的增加滾動累積經驗，因摸索而成熟，發展出自己的模式。本研究為受訪者世代父職經驗和生命賦予輪廓，進一步提供其子代父職研究之參考，也依此建議對少子化世代更積極提供父職資源管理認知教育，以助其父職之實踐。

關鍵字：父職、父職資源理論、生命歷程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黃迺毓，通訊方式：t10021@ntnu.edu.tw。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根據臺灣史記錄，近五百年來臺灣共經歷三次移居潮，每次的移居潮都造成社會結構的變動（黃秀政等人，2002；Fricke et al., 1994）。1949 大撤退，前所未見的大量移民由大陸湧入臺灣，使臺灣內部的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方面，面臨結構性的改變。關注這群男性的相關研究與文學創作遍佈各類文體與媒材，除散文、小說、紀錄片、電影之外，並有為數可觀的報導作品，圍繞生活變遷、戒嚴後探親、生根臺灣等，但卻欠缺關於該世代父職之相關研究，本研究盼瞭解並記錄該世代的父職個人生命故事，彌補歷史的缺角。

在臺灣的特殊歷史脈絡下，這批於 1949 年前後跨海來自中國大陸 35 省份者，被稱為「外省人」；相對原本的居住者，「外省人」逐漸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專指二次大戰後從中國大陸移入臺灣的人，以及他們在臺灣的後代（林桶法，2009）。身處特殊的社會脈絡，要生存就必須找資源和支持，張茂桂（2010）認為 1949 年國共內戰前後因政治的遷移成為第一代來臺的所謂「外省人」年輕男性，因為「離」與「苦」的流亡經驗與鄉愁，處在不同社會階級有完全不同的體驗與生存策略；瞭解與探討這群跨海世代父親在沒有自己原生家庭父親模範與資源支持的特殊脈絡下，是如何展現父職、運用資源而生存的父職經驗為本文的另一重點。

二、研究目的

家庭為一小型社會系統，父親為其中之重要角色，究竟何者影響此世代為父之路？這群與家鄉父親斷鍊離家的跨海世代青年，為人子卻無法隨時從父親處得到支持與資源，又普遍欠缺認同的參與父職規範（Norm）與模範（Model）時，自己如何與父親父職聯繫？又是如何創造自己在婚姻家庭中之父親角色？父職資源理論（A Resource Theory of Fathering）強調的生命經驗乃自父職參與

開始，然而原生家庭的耳濡目染，及本身對父親角色的認知、期望，以及與原生家庭父親間的關係，在在顯示父職並非從參與開始，這一點可從生命歷程（Life course perspective）中的重要他人與事件來理解，因此藉由深度訪談，探究此世代父親的父職參與行動、找尋其生命軌跡經驗與父職資源之相互影響、及其父職資源的獲取運用與管理。

二十世紀初期，「父親身為供給者」普遍的形象，賦予父親特殊地位、尊重、尊崇以及親情（Demos, 1982），也因此父親們必須盡力使用身邊擁有的資源與找尋資源，讓自己更有為父的底氣。1949 前後跨海來臺青年男性的婚姻家庭情況大致分為：未婚（一直未婚或大陸有妻小不再婚）、老來找伴（到老結婚，有老伴無子女。）、已婚無子女、已婚有子女等四類。本文希冀了解探究本世代第四類的父職經驗，即來臺時年齡 15 至 30 歲，未婚，來臺後結婚並育有子女之男性，瞭解其少小離家，經歷人生重要轉折，又因劇烈社會變遷，在與原生家庭父親斷鍊的狀態下，父職模範從何學習而來？如何管理自己的父職資源？又如何運用身邊現有的資源以助父職實踐？

本研究期由父職資源理論中父職生命經驗為核心貫穿整個研究，找尋其生命軌跡經驗對父職之影響，及其管理家庭資源的知能來源與行動過程。盼能初步：一、記錄 1949 遷臺青年的父職；二、探討少小離家與家庭斷鍊者父職概念來源；三、探討顛沛流離經歷對受訪者父職資源與管理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父職的學習與參與

（一）父職是學來的嗎？

何謂父職？涂妙如（2007）認為父職乃為父之道，是指在社會地位中有關於父職角色的典範、價值和信念，包含認知（父職信念）、行為（父職實踐）、情感以及關係等因素；那些因素影響父職？Machin 則認為個人、家庭、環境與社會變遷等層層都影響了為父之路（張馨方譯，2019）；父職是習得的嗎？

Bandura 早在 35 年前(1977, 1986)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即以個人行為、環境及認知三者持續相互的影響關係來解釋學習，他認為人的行為是透過觀察楷模(modle)的行為而習得，父職最直接的楷模當然是自己父親；Losh-Hesselbart(1987)呼應也更進一步解釋 Bandura(1977)的概念，認為男性對父職的建構，不僅只透過男性模範建構，更透過 1.象徵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包含媒體中的模範。2.具體的模範，如父母或同儕。3.在社交情境中的定型化行為(patterning of behavior in social situations)，即如果在原生家庭父親處無法習得父職，人們會轉而從書籍、媒體、視為模範者、社會規範中學習，而 Daly(1995)視父職為社會建構的歷程，為一不斷變化，邊做邊學的概念。

本研究綜合上述，認為父職包括情感態度、行動、認知的參與，可藉由學習中模仿、轉化或創造，為一受個人、家庭、環境與社會變遷等影響的歷程。

(二) 父職參與在不同時代的變化

父職參與係指父親在參與親職時，體認到教養孩子的責任，提供物質及心理的資源，付出愛和關懷，當然父職也因為個人成長、家庭結構改變、社會變遷而變化；Pleck 與 Pleck(1997)將父職轉變依型態分類為四時期，認為在 1830 年以前為尊榮權威的家長時期；1830 至 1900 年間為養家供應者時期；1900 至 1970 年間為性別角色模範時期；1970 年後則強調親職的公平分擔。Palkovitz(1997)也指出父職參與還包括：計畫、財務支持、保護、提供情感支持、教導子女、監控子女行為、表達情感、提供活動等認知、情感與行為參與等內涵，認為父職參與中的行動是極重要的。

後續學者們也研究了各式的父職參與，如認知參與(Ly and Goldberg, 2014)、情緒參與(Dick, 2004; Finley & Schwartz, 2004; Gomez & Leal, 2007)以及社交適應貢獻(Dick, 2004)等等，讓人們也更聚焦在參與的質而非量；但無論如何，男性直、間接參與父職，皆能促進兒童的幸福，而良好的父職參與亦促進男性的成年發展；既然父親們會通過多樣化的參與來滿足孩子的需求(Mitchell & Lashewicz, 2019; Palkovitz, 2014)，本研究期瞭解，研究受訪者與其原生家庭父親之父職參與的異同。

（三）父職模範缺席與模糊

Lamb 定義「父職模範缺席」係指子女心目中對於爸爸的形象、角色、特性皆空白，遠超於純粹爸爸不在子女身邊的層面（Lamb, 2010）。在 Daly（1993, 1995）研究美國文化中父職傳承幾項的特性時也發現，父職缺席雖為負面示範，卻也是提供自己父職的參考；王叢桂（2000）也認為無論是否認同自己的父親，親代父親的親職行為模式都將會是子代形塑父職的重要因素，即無論原生家庭父親模範好壞與否，只要父親存在，對子代而言，皆是一種模範，好的可提供楷模、壞的則可作為警惕。雖然一般認為親代父職缺席，子代父親的父職模範是凌亂欠缺統整的，但在沒有模範可認同與社會快速變遷的要求下，無完整的父職模範可依循者，便只能在同代間觀察與學習（王叢桂，2000）。

華人文化中對子女的期待不同，特別是兒子必須承傳家業，嚴父慈母的形象深植，父親就算沒有缺席，但對孩子而言，卻不一定能感受到他的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是原生家庭父親沒有離家，自己卻離開家，那麼父親的形象是否留在心中，影響自己為父之路？

根據以上文獻回顧可發現，以學習的角度而言，父職的形成可能某些是人類基本的天性，但還是必須經過學習的歷程增進父職；以時代變遷的角度來看，父職在不同時期因社會期待有不同的展現方式；以父職是否缺席的角度，親代父親的親職行為無論好壞均是子代的父職腳本，參與父職可能會形成世代間循環；既然影響男性父職最重要的仍是前代的父職表現，且父職為一參與歷程而非單純的角色扮演，年少離家者父職模範來自何處？在自己子女成長不同時期，父職又有何變化？本研究期瞭解之。

二、父職與生命歷程的交錯

（一）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觀點

生命歷程係指個人及其生命發展中社會認定及年齡設定的生命事件與角色連續互動的結果。人類早期的生活經驗與日後的發展軌跡有顯著的關聯，Elder（1998）從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中發現，鉅視環境對家庭及個人生活的影響，他認為人從出生到死亡都在歷史、經驗及各種轉變的連續過程中，生命歷程是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產物，形塑了個人及家庭生命的模式，為個人及其生命發展

中，社會認定以及年齡設定的生命事件與角色連續互動的結果（Elder, 1998）。

即生命歷程被定義由個體於歷程中一連串社會位置而成，而所謂社會位置則是包括婚姻狀態、親職、就業等，且這些位置又鑲嵌在個人家庭社會環境當中。1949 大陸遷臺此歷史事件（period）發生在個人不同年齡（age）的時機點（timing）造成本世代（cohort）的年輕男性，可能有著相似又與眾不同的生命歷程。本研究期從世代的歷史文化脈絡來理解現年 90 歲以上老爸爸的父職，藉著老人口述歷史提供主觀經驗，也助其重建破碎自我，在研究敘說中展現「我是誰」，也從客觀角度看自己「他是誰」（鈕文英，2016）。

正如同 Erikson 強調成人晚期的終極目標（65 歲以後到去世）「自我統整」，老人要能夠接納自己並統整過去，藉此認為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Erikson, 1963）。對本研究而言，聚焦於生命的連續性，先前經驗是如何連動未來經驗，回顧這些重要他人與歷史事件的影響，瞭解經驗中的變與不變是如何形成，陪同已入古稀之年的父親觀照自己父職鑲嵌在此脈絡中的一生。

本研究的生命歷程的觀點，主要是藉由受訪者其生命歷程圖之建構，探討 1949 前後來臺此世代青年，經歷遷臺大事件時空背景，省思不同時間點的生命重要事件在生命中的轉折（transition）與巨觀歷史對其生命之影響。亦藉父親生命歷程圖的繪製，協助訪談過程不斷揭露和停下來思考受訪者未被重視的經歷轉捩點（turning point），把焦點不完全停留在事件上，也幫助受訪者省思事件與時間歷程中，個人父職與生活的連結與動能，在生命深刻的滿意與否。

（二）育兒對父親生命的影響

父親在孩子生命中有重要位置，父親的養育幫助孩子成長；Snarey 發現男性的「育兒」投入與生涯成長、婚姻滿足、社會關懷感受均有正相關，養育子女亦使父親成長（Snarey, 1993）；Palkovitz 與 Hull（2018）也認為良好的父職亦可能促進男性的成年發展，藉此成長的動力，使父親更願意參與父職；此外，在 2020 年臺灣兒童福利聯盟所調查的臺灣男性育兒態度及現況報告，更顯示父親越滿意自己參與育兒的表現，越能滿意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現況；即父職能讓爸爸們從育兒過程中實踐自己對父親角色的想像，並在與跟孩子的互動和相處中獲得滿足和成就感。

成為父親後，父職是一輩子的歷程，有關老年父親及其與成年子女的關係的各項研究也刻劃出父職的框架，父親與子女的關係非固定不變的，在親子整

個壽命過程中都在不斷發展（Kalmijn, 2013; Noël-Miller, 2013; Pillemer et al., 2012），從其出生到死亡，整個生命歷程不單影響為父之歷程，相對的父職也影響著其生命軌跡。

本研究亟欲探討 1949 前後來臺青年，在其參與父職行動中，自己是否因自己成為父親而改變？這樣的轉變對其整個生命歷程有何意義？父職經驗不同的脈絡如何與孩子牽連。

三、父職資源理論（Resource Theory of Fathering）

每位父親生命經驗充斥了不同的資源，由於本研究之受訪者為生命經歷大幅動盪的變遷世代，家庭經歷多樣的發展階段，個人身心積累差異，形成極豐厚的生命故事，因而與 Palkovitz 與 Hull（2018）理論的核心－父職生命經驗一致，也因此選擇此理論，為貫穿父職研究之架構。

（一）父職參與－父職經驗－資源管理的運作脈絡

Hawkins 等（2002）認為所有父親都擁有一些正向資源，只要願意運用或投入個人、人際與脈絡等資源，將會產生一連串正向發展，這對父親自身、婚等姻情感、子女發展、父親工作，甚至於人際關係和社群社區參與的增進均有益（Hawkins et al., 2002），也藉此 Palkovitz 與 Hull 於 2018 年提出父職資源理論，主要是為瞭解父職如何系統性的運作，牽動父親及其家人的生命經驗。

該理論模型為六面體架構（如圖 1），垂直軸呈現的是以父親為核心觀點的父職軸，頂點是「父職參與」行動，雖然近年的研究涵蓋了各類評估父親與孩子間關係的概念，但大多數還是評估父親參與行為，尤其是參與時間，認知及態度則為次。垂直以降，以父親的「生命經驗」為中心，這樞紐位置為父親對於父職的情感、行為及認知和資源三角形上不同程度變因的連結而成，且三者同樣重要且相互依存。底部則是父親的「資源管理」則是個人理解、監管、評估和運用資源，主要與認知領域有關，行為和情感領域為輔（Palkovitz, 2019）。

Palkovitz 認為父職資源是動態的，隨著時間而變化，且為父時間愈長，在態度上更成熟時，也愈有能力去運作和管理所有的資源（Palkovitz, 2014）。父親的生命經驗置放在整個模型的中心，此處為父親感知並整合父職的情感、行為和認知，以及父職與資源三角中聯繫的樞紐。因此本研究分析，將以受訪者

生命事件為主架構，依循此理論縱向探討父職軸之父職參與、父職經驗及其父職資源管理的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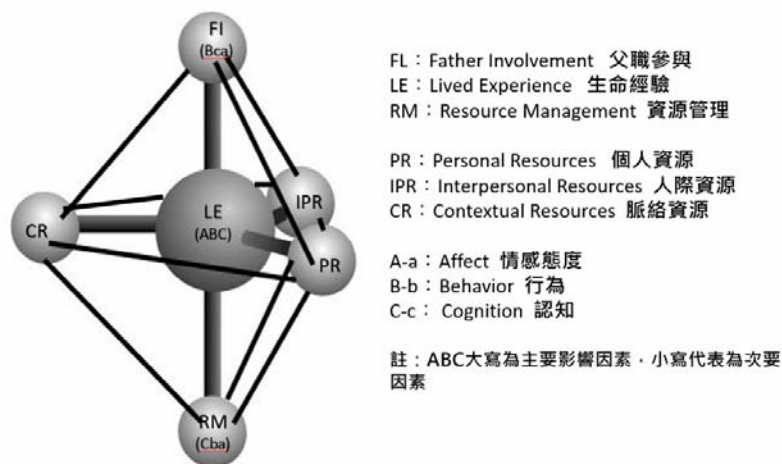


圖 1 父職資源理論 3D 圖

資料來源：Palkovitz, R., & Hull, J. (2018). Toward a resource theory of father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 P.187.

(二) 父職資源與資源管理

「父職資源三角」圍繞著「生命經驗」，Palkovitz（2019）認為它呈現了父職中個人、人際及脈絡資源，這些因素隨著時間變化和父職參與及資源管理交互影響，因著不同父親參與模式與方式，也影響其配偶/伴侶及與孩子間的關係。而隨著時間推移，在整合資源中，父親展現出資源管理，且父職呈現的多樣性各面向與關係、脈絡或社會地位相關的父職資源及挑戰有關，父職資源與管理包括以下多面向（見表 1）。

在個人資源部分，主要指個人擁有的有形及無形資源，有形的如收入財物資源，無形的如健康、人格、氣質、態度、因應方式與策略、衝突解決方式、親職經驗年數、人際信息的敏感、父職認同等，另外將種族文化背景、信仰、性別認同、物質濫用和犯罪紀錄等納入，也將個人認知相關的父職認同、角色定位等列入個人資源。

在人際資源部分，主要是指關係，將人與人的關係和網絡作為一種資源，除姻親、家族、鄰里、同事等有人力支持資源外，特別是與孩子母親關係、社會支持網絡、與原生家庭父母的過往等家庭內與社會無形資源，均納入人際

資源之中，這也擴大了父職資源的範圍。

在脈絡資源部分，主要指所處的時空環境，認為和子女有關的包括孩子數、年齡、孩子與他人的關係、與孩子的居住狀態及父親本身的工作狀態、社會階層、性別角色、為人父之時間點、居住的鄰里因素、親職狀態（繼親、生父、收養、寄養、法定監護人）等均為重要脈絡背景資源，也就是此家庭內的子女狀況和家庭外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不但是資源也皆影響著父職。

表 1

父職的多元面向一覽表，譯自（Palkovitz & Hull, 2018）

個人資源	人際資源	脈絡資源	父職參與	資源管理
■教育程度 ■收入/財富 ■種族 ■族群 ■文化背景 ■靈性與宗教信仰 ■性別認同 ■健康狀況 ■人格 ■氣質 ■態度 ■因應方式與策略 ■犯罪紀錄 ■物質使用/濫用 ■衝突解決方式 ■智力 ■親職經驗年數 ■人際信息的敏感度 ■父職認同 ■角色定位：保護者、提供者、道德引導、朋友	■與孩子母親的關係品質 ■社會支持網絡 ■鄰里關係 ■擴大家庭 ■姻親 ■同事 ■與原生家庭父母的過往	■子女數 ■孩子的年齡 ■孩子與他人的關係 ■與孩子的居住狀態 ■工作狀態 ■社會階層 ■性別角色 ■為人親職的時間點 ■鄰里因素 ■親職狀態：繼親、生父、收養、寄養、法定監護人	■父職參與：參與性、可及性及責任性 ■依附類型：安全、不安全 ■教養類型：威權、民主、溺愛、放任 ■與孩子的適配性 ■與孩子的關係	■執行功能：管理與功能 ■時間管理 ■計畫能力 ■維持能力 ■監控反思 ■評估能力 ■目標設定 ■訂定行程 ■組織能力 ■情境優先順序

資料來源：Palkovitz, R., & Hull, J. (2018). Toward a resource theory of father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 P.183.

在父職參與部分，主要重視父職行動的展現，父職參與（參與性、可及性及責任性）、依附類型（安全、不安全）、教養類型（威權、民主、溺愛、放任）、與孩子的適配性、與孩子的關係等皆影響著父職參與的質與量。

至於在資源管理部分，主要包括設定目標、評估、計畫、執行、監控、反思等等，以認知為基本的管理能力，情感行動則次之，即父親要有管理資源的認知，並展現出來。Palkovitz 以為父親們都有資源和管理的基本能力，善用與否，決定了父職的結果（Palkovitz & Hull, 2018）。

父職資源理論中，認為父職參與著重在行動，父職經驗的累積則是認知、行動、情感態度等同樣重要，而父職資源管理著重在認知。即使是同樣為來自大陸的跨海世代，雖有類似的文化、年齡，但因原生家庭、個人經歷等背景的差異，也造成了父職資源與管理上的多樣性。

1949 年前後經歷戰爭、離鄉、遷臺、成家、為父的男性，由於社會環境的結構性劇變，前代父職的經驗不一定適用，在父職規範與模式模糊狀況下，又是如何展現父職？本研究期待瞭解之。

總結上述文獻，本研究以生命歷程觀點中重要他人與歷史事件切入，期歸納出該世代父職，在子女不同成長時期包括其父職參與、父職經驗與父職資源管理等樣貌。正如 Germain（1994）所指，生命歷程觀點是透過脈絡、過程及動能的角度來研究個人及家庭生命歷程的改變，從微觀到鉅視多種層面瞭解個人及家庭的面向。大事件的發生在不同時期，對不同世代的人們有不同的影響。過去本土對此世代的父職研究大多為其尋根過程，並無父職如何運作相關研究，故本研究期待藉歷史時空的鉅視與家庭與親子間互動微視，以瞭解該世代父職經驗面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重點在理解 1949 年前後跨海來臺此一特殊世代青年的父職的主觀經驗與觀點，以期探索此一歷程中父親本人的感受與經驗，以及在環境脈絡中父職的多元風貌，使用生命故事敘事取徑，並以整體－內容的分析角度，先關注各別故事的整體脈絡性亦著重於故事的內容（吳芝儀譯，2008）。

一、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為對 1949 來臺成家者的初步探索，採立意取樣，選擇資訊豐富的個案為受訪者。研究對象為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大陸（包括金門縣、連江縣）移居至臺灣者。青年的定義雖有許多種，但本研究所指之青年係指 1949 年來臺灣時 15-30 周歲者，即 1919 至 1934 年間出生，約中學階段，未婚離家者。選此年齡的原因為當時 15 歲以下者大多跟隨父母來臺，30 歲以上者則泰半在大陸已有妻室，或者已經有子女，而非白手在臺結婚成家。

首先透過網路社群徵詢，經研究者之同事，即研究參與者之子，推薦其父親受訪，在確認基本資料符合，且溝通能力無虞後，邀請到 93 歲的趙爸（匿名），其口語表達清晰思慮無虞，經其同意在其感覺安全舒適的自家客廳，以自然輕鬆的方式中進行訪談。

本研究主要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共計三次，平均每次 1.5-2 小時。另與受訪者及其孩子共同參與戲劇欣賞活動，進行觀察親子互動。

二、研究資料的蒐集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深度訪談的概念，精簡融合後設計出以父職生命歷程為焦點之訪談，為幫助受訪者在原始經驗中篩選出與「父職」相關之經驗，以建構某些現象為有意義的真實，協助受訪者進入生命中父職相關脈絡情境，提示性的問題如下：

- （一）幼時在家鄉對自己父親最深刻的印象為何？為何深刻？
- （二）為何會在臺灣結婚成家？想過自己大約多久可返家？
- （三）留在臺灣有何資源？這些資源對成家有何影響？為什麼？
- （四）在妻子懷孕期，對自己即將成為父親有何想法？這些想法源於何處？
- （五）在孩子成長各階段，您覺察自己在父親角色有何變化？為什麼？
- （六）在結婚、生子、養育、就業上，您運用過哪些重要資源？又如何運用？
- （七）成為父親後，您的資源有何變化？為什麼？

三、研究資料的記錄

本研究過程中，為幫助受訪者列下人生的重大事件，從出生到目前為止，標記繪製生命歷程圖或稱生命曲線圖。首先請受訪者在生命歷程圖自由標記時間事件，另為研究所需，請受訪者務必標記幼年生活、父親的記憶、離家與遷移、結婚與成家為父等。生命歷程圖標記方式如下：

- （一）製作生命歷程線：橫軸為年齡，以時間點標示記憶以來人生事件如：出生、離家、畢業、工作、結婚、生子、某家人死亡或其他心靈成長的大事件。
- （二）描述人生事件：這些重大事件，是何關鍵因素，讓自己記憶深刻。
- （三）尋找父職相關的來源線索：反思事件發生的年齡、當時社會歷史事件、發生時機點與轉折。
- （四）標記心情分數：縱軸為心情指數（正負 0-10 分），依照事件發生的順序，從左到右標記心情起伏，上半部為正分數，下半部為負分數。

依照事件發生的順序，標記心情起伏，將高興、開心、得意的，沮喪、失意的事情分數點連起來，記錄整個生命的心情起伏及受訪者生命大略樣貌，以為時間順序脈絡。

訪談內容除首先建構生命歷程圖外、主要以半結構式訪談，為讓掩而未見的資料能被捕捉，順其脈絡提供受訪者輕鬆地開放式訪談時段，訪談過程全程錄音。記錄原生家庭印象，離家、結婚成家、為夫為父的生命歷程，特別聚焦於其父職角色。過程中透過觀察親子互動行為、深度訪談等方式記錄，並寫成札記，記錄大綱、表情、情緒狀態及訪談心得和初步印象。當研究者發現受訪者逐漸出現重複或表達談得差不多時，顯示資料趨近飽和則結束。

四、研究資料之分析

本研究參考合併資料分析之線性模式（陳向明，2002）及敘事研究資料分析與再現螺旋（李政賢譯，2018），針對個別訪談所蒐集之資料進行分析，其分析螺旋的活動與策略如下：

- （一）文件與檔案資料整理：將訪談與觀察蒐集來的資料，組織發展與執行資源連結過程資料，依照時間發展順序整理建檔。

- (二) 謄寫錄音帶逐字稿並記錄訪談備忘錄：根據錄音將訪談內容逐字謄寫，並在逐字稿旁寫下訪談心得、感想與問題，以利後續的編碼與分類工作。
- (三) 逐字稿編碼：謄寫錄音帶逐字稿、速寫反思想法與摘要整理田野筆記，形成初始編碼。以觀 A、訪 A、B、C 等四次文件資料等分別編號，並加註日期及如附件一。即文本登錄，並對文本進行意義解釋，尋找登錄類屬。
- (四) 發展範疇／主題／系族的連結關係，連結到由文獻回顧而發覺分析的分析架構，找出故事當中的主顯節，即經編碼、分類、主題間的關係，確認脈絡材料以淬煉訪談資料（如附件二、三）。
- (五) 資料的再現與視覺化：摘述與詮釋資料，重述故事和詮釋故事中較大的意義，即將命題進一步分析濃縮，整合資料唯一解釋框架，描繪出深層結構。

逐字稿先進行受訪者檢驗、訪談進行之情形能藉由詳細的描述呈現、反覆詢問、確認逐字稿內容的可靠性等。研究者先做初步分析，分析時由父職研究博士班學生與諮商心理師及研究者等三人將觀察與訪談紀錄一同分類、辨證與歸納，找尋逐字稿中有意義的段落主題與脈絡編碼分析，呈現不同角色看待父職的相同與矛盾觀點。之後由研究者反覆閱讀所有分類的概念並加以比較，加以分析詮釋，萃取其承傳原生家庭父親形象的方式、自己婚姻家庭中之父職建構方式與父職經驗、資源管理因應轉化過程，再將受訪者整體述說分析，反覆詮釋，敘說成文。

五、研究之信實度與倫理

質性研究在信效度的考驗不似量化研究明確(陳向明, 2002)，故以 Lincoln 和 Guba (1985) 所提出的可信任性、可轉換性、可靠性與可確認性來檢視本研究之嚴謹性。並遵循研究倫理，讓受訪者對本研究有整體認識，並同意如有過度敏感的問題可選擇不作答或停止錄音，並用假名取代其姓名。另外亦以口頭說明讓受訪者對資料如何運用、隱私維護及其權利義務等有所瞭解，在其簽署同意書下進行觀察、訪談及錄音。並以研究受訪者檢核及不同口述資料來源之交互檢核，以增進研究的信實度。

肆、研究結果

受訪者（後簡稱趙爸），舉止儒雅溫文，於 1927 年出生於大陸江西的小康農家，行二，上有兄長，下有弟妹各二人。12 歲讀中學離家，於 1949 年隨師範學校流亡，單獨來臺。任教職，28 歲與任教國文之妻子結婚，育四男一女，38 歲進修為教育碩士後轉任高中校長退休。妻於 2015 年去世，現與未婚之么兒同住。

本研究將趙爸的父職生命故事記錄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回憶老家；第二部分為離家顛沛；第三部分成家為父；第四部分為父職資源與資源管理。

一、回憶老家

（一）幼時愛的銘刻

趙家為典型 20 世紀初華人農村家庭，趙父務農，除僱佃農耕作，自己也忙於農務，是位忙於家庭生計，但對孩子要求品德、安全與基本的知識學習的傳統父親，極重視子女生活教育，但父親對子女不同的個性與發展也很尊重，順其自然。回憶幼時生活，因自己體弱，父親與家人對他特別疼愛，。

「我父親很能幹，主要的工作都忙著在養家，他對我們主要還是要求讀書，要求規矩，偶爾會體罰，媽媽不會，媽媽嘛，反正父親管了，就可以了。」（訪 A-1015 父 A01）。

「父親不准我們私自去河邊，知道了會處罰。父親會打手心呀！哈哈，拍二下，還有就是不准吃飯，哈哈」（訪 A-1015 父 A01）

「8、9 歲時父親看我身體比較弱，碰到天氣不好下雨，就讓長工到學校來接我，接我，不是坐車，是騎在他的背上，所以強壯的哥哥很羨慕（哈哈），但哥哥並不妒忌。」。（訪 A-1015 生 A01）

（二）父爲家計窮張羅，爲謀生半農半商忙

趙爸 10 歲時，抗日戰爭開始，生活也因此受到影響，最嚴峻的時期，舉家遷移到偏鄉親戚家借住，全家逃難的過程，平穩的童年生活逐漸離他而去。戰爭與弟妹陸續出生，趙爸體認到父親肩負家計的辛苦與志氣未伸而消沉的艱難，此時期原本務農的趙家，開始亦農亦商，耕種之外更將產的穀打成白米直接販售以增加收入。

「戰爭時，爸爸就去張羅呀，鄰居…借米呀！就張羅生活要的東西，我爸爸很能幹，原來很能幹，但這逃難讓他意氣很消沉…後來只得亦農亦商的兩邊忙。」（訪 A-1015 父 A01）

（三）親族的支持

戰爭時逃難賴親戚家幫助，糧食不足暫向鄰居賒借，但老家裡孩子多，能提供學費資源有限，只能專心栽培有心且有能力讀書的孩子。幸虧趙爸的大伯父當時在上海，得到的資訊較多，寄來「新世界」觀的雜誌，讓好學不倦的趙爸，得以在鄉村獲取城市的新知。他也回憶推測，能到外地求學，學費多半也是靠大伯父贊助，否則父親無能力負擔。

二、離家顛沛

（一）離家漸遠而必須獨立

中學時因飛機轟炸必須經常躲警報，讓他感到人生的無常與不安全感。雖在戰時，但郵件仍能與家相通，對喜好學習與知識的趙爸而言，整體是相當滿意的。也因為戰爭越來越劇烈，他不得不跟隨著學校南遷，離家也越來越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努力讀書求知，爲未來生存準備。

「中學時代是 12-14 歲，中學時代的整個心情是如何？（沉思 30 秒）90 分，比小孩時快樂，清楚點呵！唯一不快樂的是躲警報，到山邊去。真

正炸得嚴重是我中學三年級，大約 15 歲的時候，知道日本人真正的厲害了（沉思）…」（訪 A-1015 生 A02）

（二）扛起當男人的責任

青年階段在離家、求學、逃難和轉學中渡過。趙爸在 18 歲時就覺得自己是大人，可以獨立甚至於成家，扛起責任。選擇讀師範，主因是為省錢，食衣住行全部國家供應，而且他對教育有興趣，更嚮往安定而受人尊敬的教師生涯。來臺畢業後趙爸任教職，一直期待成立自己的家庭，除男大當婚外，他也聽說大陸在戰爭後生活苦不堪言，因為無法與老家聯絡，擔心萬一家人全部無法生存，起碼在臺灣結婚多生些孩子，有為老家傳宗接代、開枝散葉的意味。

「19-20 歲左右，雖然有戰爭，人生很有希望很積極的。我離家比較遠，同家裡比較疏遠，隔的有點距離，就覺得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當兵，知道靠家是靠不到了。」（訪 A-1015 生 A03）

三、成家為父

（一）婚姻與信仰

當趙爸害羞地指出求婚成功時為人生 100 分時，這位 90 多的老人家，開心又臉紅的笑了。因東北學校南下合併認識趙媽，追求趙媽多年，決定跟隨信主，方獲允婚。趙爸自述趙媽的行為品德讓他看見主的愛而感動，願意領洗皈依天主教，此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

「嗯，最快樂的（思考 40 秒），28 歲在那裡？（看生命歷程圖）100 分！（語調高昂的）楊老師答應我！結婚那一天是最開心的，45（1956）年宣誓了嘛，對不對？結婚就是一個宣誓了，這個承諾等於是 45（1956）年 1 月 1 日開始？對，選元旦也是因為不用請假（哈哈），還有這是普天同慶。」（訪 A-1015 生 A04）

趙家么子曾敘說「父母感情很好，爸爸是為了娶我媽媽才跟著信天主。趙爸笑答：可見，信仰，一個家，媽媽的角色有多重要。」（觀 A-1012-Ab02）。

（二）初為人父

趙爸笑著回憶當時的家庭，生育七、八個孩子是常態，妻子送去醫院生產，他卻照常回家睡覺休息，完全沒有陪產的概念。知道有了長子並未特別感到快樂，因為他沉思家庭負擔將要更重了。

「她生第一個我鬧個笑話…一般人，有經驗的人，是會一直守著在醫院裡邊，守夜。那我是不太留意這些事，護士說，你可以回去了，明天早上來。我就回去了。第二天，我是認為很早呀，七點鐘。哇喔，她說已經生了，生過了，哈哈，餓得不得了，剛生以後她餓得不得了，那別人就是，先生呀，提著吃的東西啊，我沒有（哈哈大笑，不好意思的），趕快去買。」（訪 A-1015 父 B01）

（三）夫妻與父子關係的滾動修正

趙爸夫妻感情很好，他曾敘述和妻子是夫妻也是好友，無話不談「在她面前，我是完整的自己…」（訪 A-1015 父 B01）。但他個性內斂，在偶爾爭執時，總以閉口不言數天以消氣，後來發現其實不溝通是最糟的互動。當然孩子多，家擁擠，亂哄哄的，總有做錯事要處罰的時候，他曾拍打處罰過長子，想想方式不對，後面的孩子都改為口頭教導，他笑說，老大都管得嚴點，後面的看到就跟著學乖。趙爸自覺在夫妻與父子關係中，他也是隨時間與經驗，慢慢滾動改變的。

「我生氣就不說話，幾天不說話，我看她很難過，後來我知道，她難過的不是吵架，是我不說話的態度讓她傷心，後來我就改了，夫妻溝通很重要。」（觀 A-1012-Ab02）

「我罰過老大，不記得什麼事情，可罰了以後自己覺得不對，其他四個沒有罰過，都講講就好了。」（訪 C-1105 父 B01）

（四）學習與建立自己的父職

趙爸幼時體弱，父母與家人對他特別疼愛，「被家人疼愛」正向的幼時生命經驗，對其有重要的影響。趙爸忙於工作，很少陪伴孩子們，但總是以身作則，在思言行爲上以愛影響孩子，每週日更要求孩子們全部得去教堂以堅定信仰。他不單用於教育自己的兒女，更用在教學工作上。雖被迫離家，動盪中，他以老家父愛的記憶、母親教導的方式、自己的信仰爲基礎來建立共同生活中自由而有愛的家庭氛圍。

「我教孩子應該是受媽媽的影響，她不會很兇。再一個就是我喜歡讀這個愛彌兒，這個盧梭用觀察的方法，用孩子的自然發展，這是我喜歡的一本書。還有就是菲斯泰洛奇，他一切都是以兒童爲中心，我說愛的教育，令人感佩。」（訪 C-1105 父 A02）

四、父職資源與資源管理

（一）夫妻合作是最重要資源

婚後夫妻都工作，那時雙薪家庭並不多見，畢竟五個孩子要養育，兩人不得不以賺錢餵飽全家爲優先。其么子曾描述，母親工作最重時除平日白天上班，晚上在夜間部兼課外，假日更遠赴八里幫忙批改作文賺外快，還得負責家中三餐，辛苦極了。趙媽願意辛苦的兼差，主要是支持丈夫去進修教育碩士學位，但趙爸也心疼妻子養家的辛勞，耽擱了十年，孩子們都年長些再進修，相互體恤；其次是一直住宿舍，家越來越擁擠，分毫都得存下來爲買房子做準備。由此看見趙媽對家的付出中，也包涵著對丈夫學業及事業上與整個家庭未來的期待。

趙爸取得碩士學位後，才有機會到外縣市擔任校長，他回想當時也不知道趙媽一人帶五個孩子是怎樣熬過的，認爲「當爸爸」還是靠妻子的支持。有段時間他擔心趙媽忙不過來，將家裡最活潑調皮的老四帶到外地上任，也算是減輕趙媽負擔，趙爸很感慨的說自己是不太管家裡細節瑣事的，孩子們主要是趙媽帶領，幸虧有她。

「我內人很細心，常常有各別的機會影響他們，她常各別的請他們吃個飯啦，一起做個什麼事啦，單獨。她教國文，強調文以載道，它奇妙的就是人格的影響。」（訪 A-1015 父 B01）

（二）幫傭、鄰里與社會機構的支持

提到夫妻的家務分工與初任父職的困難，當孩子幼小時沒有長輩和保姆的助力，只得請幫傭照顧孩子與打理家務。趙爸努力賺取財務交換勞務資源，但幫傭來也只是照顧基本生活，教育主要是趙媽負責。夫妻倆最怕的是下班回家，看見幫傭準備裹了包袱走人。1960 年代初期在臺灣剛開始還能請到幫傭，待工廠越來越多，請人在家幫忙洗衣服煮飯帶孩子就很難了，還好孩子們陸續長大，社會上興起較多的托兒所與幼稚園也幫了大忙，必要時也賴宿舍的同事鄰居幫手。

「新婚前幾年，我們兩人分別在同校日夜間部上課，這兩人不同在一起，有時也是彼此不瞭解嘛，她中午還要回家煮飯…沒有佣人的時候，我都不記得是怎麼對付的了，哈哈，就是熬過去，好像有段時間是搭伙。搭學校的伙食團，還有變動，也有時就是拜託鄰居帶一下。」（訪 B-1029 生 A05）

（三）家族長幫幼的傳統

趙爸對於孩子取名字等並不在意家族排行傳統規矩，但因受到大伯父的影響，趙爸幼時也算計著，將來如果能當老師，收入就足夠自己養家，還能幫助弟妹們去讀書，認為大的孩子就是應該為父母分擔重任。

「第一個就是要擔重任，分擔父母親的。這一點在臺灣的外省人也是重視第一個，像出國，第一個，大家很努力地湊錢出去，喔，他出去國外，大家不用操心，他會幫忙第二個出去。老大，也知道自己有這個責任。我小的時候也有這個想法。」（訪 B-1029 父 B02）

（四）無爲而治的爸爸

趙爸認為孩子不必特別塑造，家也不必特別管理，全家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影響，在好的家庭氛圍相互學習最重要。趙爸夫妻受西方教育，但在承傳孝悌等理念卻是非常傳統的，除夫妻共同支撐家庭外，兩人由相知、結婚、成家等的經歷，和一般家庭相似，苦樂參半。相守 60 年，趙爸重複地述說自己能爲人父，完全是靠妻子的賢德支持，和家人心手相連，是一位沒有管理卻實踐了無爲而治管理的父親。

「我想信仰，我原來是從思想、閱讀…和自己的個性是喜歡教育，也很落實。我不要很多的財富，有薪水可以養活一個家庭，這個慾望不多不大，是（和幼年的理想）完全實踐，哈哈…」（訪 B-1029 生 A05）

「想法嘛，每人都不同。所以聖經上講，你不要論斷人，不要以你的觀點看別人，因為真正的內心，你無法了解。孩子們我沒有特別塑造…，沒有特別塑造，大家有許多共同生活，從生活之中互相的影響，喔。那我女兒曾經寫卡片，就是我們真幸福，我們兄弟姊妹，沒有比較，沒有彼此比較，大家都處得很好，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寶。」（訪 B-1029 父 B02）。

「她去世是告別不是永別呀，這個信仰呀，也是通過一個苦難，譬如我們倆人成家，也是很辛苦很辛苦的，漸入佳境、穩定，孩子又成長，那她得病，我們沒有看過，認為這是一個悲傷，認為這個是一個（停頓 3 秒）也是一個人生。」（訪 A-1015 生 B01）

趙爸對老家父親的印象仍停留在很能幹的負責家計者，自己父職模範的來源主要爲母親，他是愛彌兒的追隨者，妻子的教育理念也影響他的爲父之路。面對自己生命經歷，認為離家並非最重大事件，除了逃難時有些許不安，感覺稍微是負向外，當時年輕、有夢想，不怕吃苦，也未料來臺灣竟然再也無法回去老家是主因，結婚與信主反而讓他覺得是人生最重要的轉折，而回頭再讀研究所後能由教師考上校長，則是很重要的轉捩點；在其生命歷程圖中，整體曲線除了離家負 2 分外，其餘大事件心情指數皆在橫軸正向的上半段，認為隨著成熟懂事、有思想、能進一步獲得知識而成家立業，讓其整體有 100 分的正向

為父經驗感受（原本計分是正負 10 分制，趙爸很有趣的自己改成 100 分制）。在父職資源方面，他認為自幼到成家個人累積知識為生存、成家後妻子是最重要的資源、隨著孩子增多年齡增加，當然家內外的互動也隨著變化，但歷經戰亂瞭解世事無常，而凡事順其自然，不求財富、物質慾望也不高、重視家庭優質氛圍塑造與理想的實踐，是其自認生活可以很簡單幸福的關鍵。

伍、綜合討論

本研究依受訪者生命歷程圖中（圖 2）回憶老家父親與離家、成家為父、子女年幼、子女求學、子女成家等將之分為五個生命大事件時間階段，探討分析時回憶老家父親與離家階段採綜合敘述，其他則以：一、父職歷程的變化：包括情感態度、父職行動、父職認知的轉變；二、父職資源的滾動：包括個人—人際與脈絡資源的影響；三、父職資源管理的變化：包括親見老家父親的轉變、父職資源與管理經驗的累積與成長等討論。



圖 2 趙校長的父職歷程與父職資源轉變

一、父職歷程的變化

(一) 回憶老家父親與離家

趙爸自述教子和父職的行動實踐主源於幼時母親的教導方式，事實上處於農業時代老家的父親，雖然天天在家中，在養育量上容易做到參與性、可及性及責任性，在質的部分父親因家計對孩子教養參與有限，但他尊重孩子的差異，教養孩子是權威中帶有民主的。趙爸 12 歲離家，但「被父親與家人疼愛」正向的幼時經驗，即使在求學逃難時，滿滿的父愛銘印心中，這呼應 Simmons 等（2018）兒時與父親相處的記憶，將日積月累形成子女對父愛的觀感，更呼應父職資源理論中認為父子關係是影響父職參與的重要因素。父愛從存在

（Being）到作為（Doing），存在始終先於作為，作為乃存在的結果而非成因。成為父親，他必須先認知自己要存在於孩子的生命中，完美的存在，不需要證明什麼，只要知道他的愛，孩子就覺得生命圓滿。

（二）情感態度、父職行動、父職認知在子女不同階段的變化

1.情感態度方面

王大維（2000）認為情感態度的參與是父親主動與有熱忱的負擔親職，並會因做得好有正向感受、疏忽有負向情緒，Machin 也指出其實無論男女都沒有做親職的準備（張馨方譯，2019），初成家為父階段，趙爸受母親、妻子與欣賞之教育家的影響，認為教養孩子要順其自然，以愛的教育讓孩子自然感受學習。新婚與妻子相處磨合，他反思到爭執在於自己拒絕溝通的態度，因而改變夫妻溝通方式。在子女年幼時，他正忙於事業，雖然愛孩子，無法陪伴；在孩子長大求學後，他拍打處罰長子但立即反省做錯了很後悔而改變，一直到子女成年成家，處處可見趙爸一直以信仰為主軸，努力不斷的改變自己與家人的互動，並傳遞愛的價值觀。

2.父職行動方面

趙爸親見戰爭中自己父親的艱辛，承襲了家中父親供應者的角色形象，孩子幼時偶爾陪伴或管教孩子，選擇方便的時間與能力可及的方式參與；對趙爸而言當父親就是要「提供足夠的薪水保障家計」，雖很少陪伴孩子，但自豪家中不重男輕女，每個孩子都是寶，也希望貼近孩子的生活。「我很少（帶孩子），只有假日，下班我帶他一下。很有趣，譬如說我…我和他一起睡覺了，我先睡著了。」（訪 A-1015 父 B02）。

夫妻皆有工作，但趙媽是傳統婦女，除了工作仍承擔孩子的主要照顧與教導，此與王舒云（2019）所認為隨著時空一再改寫，婦女就業代表雙薪家庭的興起，但男性對爸爸角色投入的程度，似乎並未相稱於這個家庭結構的改變速度一致相似，趙爸亦如此。孩子最重要求學時代，他因為調任校長離家在外十多年，被迫無法更積極的參與父職，但孩子成年後趙爸的角色一直是幕後支持者，他認為建立與維持家庭好氛圍是最重要的參與。

王大維（2000）認為行動的參與即直間接的供應孩子物資，並提供實際的教養任務，但王舒芸（2003）的研究認為父親是否參與父職，與孩子是否感受到「父親的參與」是一體的兩面，要讓孩子感受父親參與才是重要的。趙爸回頭讀碩士是其生命中極重要的轉捩點，一方面事業更上一層，但也因必須離家工作，成為身不在但心在的父親，也虧得夫妻倆合作，趙媽在功能面、情感面的支持，否則對在臺無親無故，兩手清風的趙爸實在難以負荷。

這呼應 70 年代與 80 年代的大多數研究，即正向的父職參與對母親、孩子都好，Formoso 等（2007）研究顯示父母間結構性合作對父子關係品質有正面影響。許多研究結果為婚姻關係品質差與父親低參與有關（Falceto et al., 2008; Formoso et al., 2007; Grzybowski & Wagner, 2010），與趙媽的合作無間是趙爸能呈現好父職參與品質的關鍵。參與父職雖無法提供足夠的時間量，但也努力建立好家庭氛圍讓孩子自然接受薰陶，盡量實踐了 Lamb（1986）所提出父職內涵包括參與、易親近、責任感等三個面向，對子女較多的養育而較少的訓練。

3. 父職認知方面

王大維（2000）認為父職認知的參與即同意、接受父親擔負親職之觀念。

男大當婚、老家情況不明、必須有子嗣承傳，是趙爸當時認為要在臺結婚成家的三大理由，從小就懂計算如何養家的趙爸，認知自己自適當年齡該當個父親，卻不清楚怎樣承擔；父職世代傳承是推動人類組織持續發展的力量，人類的一切制度，都在支援或維繫此種力量，也正如 Erikson（1968）指出，人類的進化，使我們成為學習的動物，同時也使我們成為教導下一代的動物。在模模糊糊中，父親父職是趙爸的一種模範，但非直接向父親學習父職，而是另一種關係模式傳承，即與自己原生父親老家的互動，好的楷模可以做示範、不良的可以作警惕（Daly, 1993, 1995），重點在自己是否願意負擔父親的職責。

Bandura（1977, 1986）以個人行為、環境及認知三者持續相互的影響關係來解釋學習，認為人的行為是透過觀察楷模的行為而習得，父職最直接的楷模當然是自己父親。原生家庭父親的父職模式可能經過重要他人示範、或社會規範及自己尊敬願意學習的對象而揉合成一自己獨特的模式，一種人離家心卻與老家相連，又必須因應時代變遷的父職樣貌。趙爸雖然年邁，行動卻仍然獨立，乍看需要兒子扶持，事實上卻由完全其主動指揮，充分呈現他對孩子教養與老家父親權威中帶有民主不同，他是民主中仍帶有權威。

子在父身後陪伴，用手指指引方向，父拄拐杖在前方自己行走。（觀 A-1012Aa02）

子開車門協助父親下車後準備轉身離去，父立即拉住兒子，要求轉身向研究者道平

安與謝意，並目送車子開走。（觀 A-1012Ba02）

在建構生命歷程圖時，趙爸認為快樂兒時只是 80 分的時刻，原因是自覺體弱多病且腦中尚未儲存知識，這也與研究者原本預期的兒時幸福，應為人生的滿分而離家為最難過的負分不盡相同，是時間久遠不復記憶還是生命經歷起伏太大，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進一步瞭解是否為該世代的青年共有的現象。

二、父職資源的滾動

Palkovitz (2019) 所述父職中個人、脈絡及人際資源，這些因素隨著時間變化和父職參與及資源管理交互影響，以下部分也與父職資源理論的各類資源對話討論。

（一）回憶老家父親與離家

「幼時體弱，父親的疼愛」，趙爸也學習父親權威又民主及母親般溫柔的方式對待子女，子女也同樣方式帶孫輩，這也應證生命全程發展中，家庭軌跡的「現在」受到「過去」的影響，也影響著「未來」。幼時生命經驗，對其後來為父為師均有重要的影響，他學習父親給孩子們自由選擇是否讀書，但非針對能讀書的孩子，而是努力賺錢付學費，並儘量挖掘孩子的優點，給他們同樣自由選擇的機會，至於孩子是否要讀書，趙爸完全不干預，個人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他親見戰爭逃難後父親養家的辛勞，自己默默思量「養家花費」，知道當老師有穩定的收入，也因為要為家省錢，他一路讀師範院校，希望能早日獨立幫助弟妹們。

趙爸自幼未離開老家時，其實已經開始在累積個人資源，他很清楚知識的重要，又懂得計算養一個家要多少薪水？擔任教職是否足夠想家？思慮中朦朧的有為自己成立的家庭資源做準備的目標與計劃。雖然並無資源管理的概念，但他在尋求資源過程中，其實已經開始累積未來的父職資源與管理。

（二）個人、人際與脈絡資源的影響

1. 個人資源

在個人資源部分，他累積學經歷，學習更深層的因應方式與策略等。將自己父職依孩子成長時期定位於保護者、提供者、道德引導與朋友角色，這樣的邊做邊學的父職經驗，隨孩子增加、時代的變遷滾動修正，但仍有堅持的理念，他認為其自己必須向下承傳的核心價值即一天主教信仰，將靈性宗教信仰視為個人資源是 Palkovitz（2019）很重要的敘述，他也認為父子關係正如同基督信仰中人類與天父的關係，是一種完整愛的付出。

面對個人生涯、家庭、社會的變遷，雖然當時快樂的說「終於有了自己的家！」，但接踵而來必需面對的夫職與父職實踐，對沒有學習對象和親族資源的趙爸而言，有孩子代表壓力與責任，也是當時父親供應者角色時代，必須面對的事實，先求生存才能求品質。

也是觀察到原生家庭父親積極爭取資源的形象，讓趙爸盡力在困難時找出路。他努力讀書、節省開銷、積極進修與工作盡量堅強自己的實力，追求品德良好能攜手前進的學妹，為未來成家做準備。他在個人資源部分承傳華人文化中父親為一家之主，努力增進提升自己教育程度，以增加收入與改變家庭社經地位；也認為必須以個人善表帶領孩子與家庭氛圍；更以靈性的信仰生活引領孩子們品德。在戰爭遷移的經驗中，他自認也因此重視追求心靈層次，不求物質享樂，是其後來家庭生活可以很簡單幸福的關鍵，雖然供應者角色與原生家庭樣貌相似，但因為變遷讓他學習和轉化不同的方法生存。

2. 人際資源

在人際資源部分，他追求心目中理想的配偶、與同儕建立如家人般的支持關係，謀取社會支持網絡、並吸取原生家庭父母的優勢等無形的資源。與妻子合作無間，關係良好是趙爸重要的人際資源，但他也充分利用鄰里關係、社會支持網絡（幼兒園及教會）等等。

孩子陸續出生，家也越來越擁擠，五個孩子對他而言是飽和狀態。趙媽積極推動支持其進修，鼓勵其攻讀研究所，也努力把家庭照顧好，減低丈夫職家

方面的衝突，專心擔任校長職務。這正如 Guelzow 等（1991）的研究結果顯示，妻子支持與婚姻良好調適，是對丈夫父職的重要分擔，即好父職與好婚姻是相輔相成的；趙媽的投入，也如同王舒芸（1996）研究所述，臺灣男性所參與的育兒父職偏屬次要、被動和配合性，將養家活口、維持家計視為首要甚至是唯一職責，對教養的投入仍低於女性許多。另依據 Doherty 等（1998）由生態系統的觀點所提出「負責任的父職」的概念，雙人關係系統如夫妻、親子、共親職等關係因素是重要的，人際關係資源的支持，對父職亦是。雖被迫離家，影響趙爸的老家父親父職與自己父職的連結，但動盪中，他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共同生活中自由而有愛的家庭氛圍，也成為其最重要的人際資源。

也如父職資源理論所提出的，即父親只要對某部分採正向的改變或投入，會帶動正向的影響或發展（Lerner et al., 2002；Palkovitz et al., 2013）。趙爸非常重視家人間關係的培養，共同生活中獲得的幸福快樂，是喜樂的泉源。

3.脈絡資源

在脈絡資源部分，除了工作與社會脈絡外，適齡成婚、為人父之時間點、親職狀態等均為重要脈絡背景資源。我們也從結果中看到 he 從思想、閱讀與落實教育理念中完成自己的信念，有著因著戰亂與跨海遷移，隨時代與社會期待而產生的變化，趙爸夫妻為軍公教階層，有別於老家父親的農家，雖有不同但因為一直住在宿舍，鄰里仍具農村社會互助的精神。

在 60 年代社會結構下，產生一種特殊支持家庭的資源「幫傭」，當時年輕女性受限於學歷與社會環境，工作機會不多，只得擔任幫傭，但在逐漸工業化後，工廠成了年輕女性爭相工作之處，一方面有伴、二方面收入穩定，也讓趙家很難找到幫手，還好興起的幼稚園與托兒所幫他度過難關。孩子求學時代，趙爸也不過度塑造，他努力欣賞個性不同的孩子們，讓他們自然發展。

與大伯父的親族支持也讓其銘記於心，對後來父職資源的尋求有明顯的影響。正如王叢桂（1998）所言，因應社會之經濟、產業結構等的改變，家庭結構也隨之改變，成員漸少，父職角色漸由「上下威權關係」慢慢走到「類平輩關係」，除了與孩子的關係更似朋友外，長子女的教養是為人父母的初體認，透過這樣的親職教養和修正，以為應對後續的孩子們的榜樣。提到長子出國後自然會拉後面的出去，將長子女當成父親資源，是很有趣的，尤其是他說「大的本來就是要幫忙後面的…」，這種華人文化將長子女當成資源，與父職資源

理論所提，脈絡資源包括了子女數、孩子的年齡、孩子與他人的關係類似（Palkovitz, 2019），但又有以傳統華人文化論父子關係，有著報恩互惠的法則，持有家族「長幫幼」傳統的想法。Palkovitz 認為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是隨著父職參與而變化，並不屬於某類資源，但將父親與孩子居住的狀態歸類為脈絡資源，這也呼應父職資源理論一直所提重視父職參與的品質，一起居住但關係差倒不如未同住卻關係好，正如 Palkovitz 所指出父職不只是參與，重點在父親參與的質量，積極性的父職參與，催化了父親的成熟和更高層次的成人發展（Palkovitz, 2019）。孩子幼時與父親同住，幫助父親近子女，而父親年老時與孩子同住，則對父親有更好的關照，對華人父親而言，視角雖不同但皆為一種脈絡資源。

三、父職資源管理的變化

（一）回憶老家父親父職與離家

趙爸生於 1927 年，老家父親形象如文獻中提到 1830 至 1900 年間為養家供應者時期；其自己的父職則延續供應者但也具 1900 至 1970 年間為性別角色模範父親形象（Pleck & Pleck, 1997），即養家為主，為家中品德模範，實質父職參與行動極少相似，趙爸自己完全不參與家事，寧可努力工作賺取家用，再僱請幫傭帶孩子，與原生家庭父親是相同的。

但親見父親因戰爭辛苦謀取資源養家與意志消沉，讓他深感必須轉化以自己的學習到的信念帶出自己的方式，覺得家庭就是必須建立共同生活中自由而有愛的家庭氛圍。也因為知道對岸生活艱辛，使他積極希望早些尋覓賢妻成婚，生兒育女，為家庭開枝散葉。

認知並整合自己的資源，而以其自己的方式增進父職的能力，重視父職參與的質量，考慮到父職經驗與時間的累積變化，更重視如何管理資源，激發尋找資源，而非專注在自己無能為力的部分（Palkovitz, 2018）。

（二）父職資源與管理經驗的累積與成長

而根據生命歷程觀點，個人是主動的能動者，研究者在研究受訪者自述的生命故事當中，必須看到歷史事件、社會期待、家人互動、個人發展等歷程對

其之連動，並做出回應與產生反思的循環。父職參與也會因為其所處文化歷史脈絡，而有不同的社會期待與認定（Lamb, 2000）。

孩子幼時，趙爸主要擔任供應者，但當時經濟開始起飛的臺灣，雙薪家庭雖已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局面，在訪談中也確實瞭解當時趙媽兼三份工作仍要教養孩子，似乎比趙爸全力衝刺事業更為辛苦，趙媽對趙爸是父職與職家支持的主力，而隨著時間的累積推動父職，夫妻、親子關係良好，正如 Palkovitz 所認為的當父職資源是以正向（適當開發、適時、溫馨）的方式被運用或分享時，即是「良好的父職」（Palkovitz, 2002）；成為好父親必須願意學習，並將現有資源或努力開發資源正向利用，也如王叢桂（1998）所述現代父親必須自社會周遭的現代價值去建構父職，而不只是承襲傳統。

孩子求學階段，趙爸也因為工作外派，曾在外地單獨工作多年，期間只有一次，帶著他最「獨特」的四子一起在外，也幫助四子找到自己的價值與學習興趣，在回憶過程中，他非常快樂的敘述這一段父子情，是他難得的有和孩子朝夕相處的機會。父職隨著生活的脈絡資源不同變更，在父職經驗這些家人關係相處經過時間、事件累積經驗使得其父職滾動修正。

孩子成年，當爸爸越久，父職也更加成熟。訪談中趙爸強調無為而治，並無法捕捉到趙爸直接說自己如何管理資源，但在他敘述利用現有資源訂定行程（長子女帶領後面的孩子出國）、評估能力（評估何時可繼續進修學業）、目標設定（由教師考校長）、衝突解決（與妻兒關係修正）等等，發現雖無真正管理資源的清楚概念，其實際上有管理資源的行動，但整體仍是以供給者為主要父職。呼應文獻所述，父親與子女是互動的，養育子女亦使父親成長，父親會透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和子女數的增加，彈性並滾動的調整自己的父職。此種成長的動力，使父親更願意參與子女互動，也可能使父親更投入工作，為孩子創造安全與未來（Palkovitz, 2018）。

他也提到因為家庭信仰的關係，在趙媽生病後，體力衰弱，趙爸也樂觀面對，他立即辦理退休陪伴與照顧，認為是戀愛的延續。此外，他為夫的過程與妻子的互動也慢慢修正，這也如 Parke 與 Brott（1999）的研究顯示，母親從父親那邊得到父職參與支持越多，他們的婚姻就越快樂。足見無論是孩子與父親或者妻子與丈夫，好的關係，也會回向讓自己成長，良好的互動使生活更為美滿。

研究者也進一步地以為，各類不同的楷模學習會影響父親實踐父職的表現

與認知，在遇到困難時，父親們會不斷修正與重新詮釋，在趙爸身上則看到妻子的認知與基督信仰愛的典範，幫助他在為父後不斷的省思修正，而這種形塑過程涉及到觀察、溝通與協商，以建構出自己的父職，所以父職是一種持續性建構歷程，其內容是會隨著個人認知與社會環境不斷地發展，父職學習角色不一定來自父親，觀察對象模範可能是母親或其認知判斷後願意模仿之典範（Losh-Hesselbart, 1987），在趙爸的故事中看到，他認同父親的父職也修正將母親教導與後續所學納入，是一個追尋歷程。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初探結果發現，受訪者趙爸這跨海世代的父職（一）有關父職參與：1.老家父親在家自己離家，雖然沒有父親在身邊支持，但父愛與家庭傳統銘記於心；2.在欠缺直接角色模範的狀況下，個體一方面以老家父親供應者形象為主，也經母親、妻子、社會模範等重要他人處學習、觀察、溝通協調而創造父職；3.趙爸老家父親管教子女是權威中帶有民主，而其本身則是民主中仍帶有權威，雖本質上相似，但因社會環境變遷影響又有不同重心；4.在孩子成長不同時期，父職參與的情感態度、行動與認知，確實會隨著變化，重點還是在於父親願意為孩子與家庭改變。（二）有關生命歷程：1.因為戰爭流離，確實讓受訪者的人生改變，例如因知道無法依靠老家而早早獨立、自認男大當婚且對岸生死不明促其在臺成婚、盼多生育孩子為老家開枝散葉、社會環境變遷雙薪家庭影響父職參與等；2.在面對生命中重大事件時「配偶」與「信仰」為其最重要支持，並認為娶妻與信主的轉折使人生完整；3.生育長子女時時自認責任與負擔加重是無法覺得情緒滿分的主因，但成為父親確實也讓趙爸成長。4.再返校進修碩士是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卻也讓他成為身不在心在家的父親。此結果雖未完全呼應文獻中的承傳父職使人生圓滿概念，但也應證生命歷程中，親子互動對父親的「父職」認知內涵更具有引導其動力的功能。5.趙爸為父的 60 年代社會，年輕女性擔任幫傭是雙薪家庭很大的助力，隨著社會變遷，工廠的興起，幫傭轉入工廠，使家庭家務支持減少。（三）有關父職資源與資源管理：除了追求累積個人資源外，更將妻子、幫傭、托兒所、幼兒園、甚至於長子女

等皆納入不同階段的資源支持體系。受訪者的父職參與確實透過生命中的情感、行爲、認知等經驗的累積而滾動，雖並無明確的資源管理概念，但個人、人際及脈絡資源的交互支持運用，經過經驗自然學習管理資源助其完成父職。對沒有實際模範與父職資源管理概念的趙爸而言，雖不知道如何管理，但他盡力做到了「善用」。

本研究描繪出 1949 來臺世代父職，仍以其老家父親父職的供給者爲主，建構好家庭氛圍環境爲輔，戰亂讓他以自己的方式實踐父職，父職經驗源於滾動的修正。探索趙爸父職的結果發現，來自同時代雖可能擁有類似社會背景，但無論原生家庭或自己的資源如何短絀，對無父職資源管理知能的父親而言，只要有意願，皆可藉自己正向的努力，管理現有的資源，呈現好的父職。即教導父親們如何管理父職資源，以助其在認知上精進，進而改善技能、情感態度最爲重要。此結果正提供如今失親或單親家庭的青年參考，期給予在面對婚姻及父職角色時正向的示範。此外，在兒童福利聯盟 2020 調查臺灣 25-45 歲未曾生育過孩子的男性結果發現，有高達 61.4% 的人表示，在人生規劃中要生育孩子，既然男性大多數都希望有孩子成爲父親，如果能及早提供「父職資源管理」教育與資訊，必然對未來父職實踐有益，而「父職資源管理」教育的內容又該教導些什麼？此爲來來極值得探討的課題。

本研究也有其限制。其一，初探受訪者只有一名，代表性仍不足，爲進一步瞭解該世代父職，需再取樣更多個案探索分析。其二，標記生命大事記歷程圖，發現 90 歲以上老人，因爲生命歷程極長，生命的厚度夠厚實，對於事件對其的影響由現在回顧都是小事一樁，很難看到經驗的起伏和情緒的變化，未來正式研究時須再修正。再者，「父職資源理論」以美國社會結構的父親爲研究對象，在資源部分與華人的文化與價值觀有所差異，無法完全運用與推論，父如個人資源提到種族的差異，在同文同種的華人世界就不是問題，而華人將長子女視爲資源，是西方世界無法想像的。確實影響跨海世代父職資源的因素爲何？值得本研究後續努力。

受訪者趙爸在自己垂垂老矣時，仍有人願意訪談傾聽其成長及爲父經過感到很開心自己竟然還有「研究價值」。未來期尋找更多個案，爲該世代與族群留下真實的紀錄，藉廣泛而深入的涉及父職心理層面的書寫，探討出比歷史更深入的集體心理的復原歷程；也建議訪談該世代其子女作爲資料之應證與呼應，或可蒐集受訪者文章或日記等文本資料使描述更爲厚實，亦可與潮世代或

Y 世代父職歷程對照，以窺臺灣父職面貌之變遷。

參考文獻

- 王大維（2000）。「父職參與」或「參與親職的父親」？*應用心理研究*，7，12-8。
- 王舒芸（1996）。父職角色——養家者？照顧者？*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1，23-28。
- 王舒芸（2003）。*新手爸爸難為？* 台北市：遠流。
- 王叢桂（1998）。父職的實踐及影響因素的研究-社會心理學角度的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SC87-2413-H031-001）。未出版。
- 王叢桂（2000）。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6，131-172。
- 林桶法（2009）。*1949 大撤退*。臺北市：聯經。
- 兒童福利聯盟（2020）。*2020 年臺灣男性育兒態度及現況調查報告*。兒童福利聯盟-兒盟資料庫。<https://www.children.org.tw/research/detail/71/1688>
- 涂妙如（2007）。以生態系統論評析國內近二十年來「父職角色」之研究脈絡，*弘光學報*，50，199-219。
- 張茂桂主編（2010）。*國家與社會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新北市：群學。
<https://doi.org/10.6456/JTS.201012.0133>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市：五南。
-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02）。*臺灣史*。臺北市：五南。
- 鈕文英（2016）。*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第二版）*。臺北市：雙葉書廊。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 Walters, R. H.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Vol. 1)*.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Hall.
- Creswell, J. W. & Poth, C. N. (2018). 質性研究的五種取徑（李政賢譯；初版）。五南。（2016）。
- Daly, K. J. (1993). Reshaping fatherhood: Finding the model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4(4), 510-540.
- Daly, K. J. (1995). Reshaping fatherhood. *Finding the Models*. Teoses W. Marsiglio (toim.)

- Fatherhood. Contemporar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21-40.
- Demos, E. V. (1982). Affect in early infancy: Physiology or psychology?. *Psychoanalytic Inquiry*, 1(4), 533-574.
- Dick, G. L. (2004). The Fatherhood Scal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14(2), 80-92. <https://doi.org/10.1177/104973150325786>
- Doherty, W. J., Kouneski, E. F., & Erickson, M. F. (1998). Responsible fathering: An over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77-292.
- Elder Jr, G. H. (1998).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69(1), 1-12.
-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W. W. Norton.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W. W. Norton.
- Falceto, O. G., Fernandes, C. L., Baratojo, C., & Giugliani, E. R. J. (2008).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ther involvement in infant care. *Revista Saúde Pública*, 42(6), 1-6. <https://doi.org/10.1590/S0034-89102008000600009>
- Finley, G. E., & Schwartz, S. J. (2004). The Father Invo Scales: Retrospective measures for adolescent and adult children.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4(1), 143-164.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03258453>
- Formoso, D., Gonzales, N. A., Barrera Jr, M., & Dumka, L. E. (2007). Interparental relations,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fathering in Mexican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1), 26-39.
- Fricke, T., Chang, J. S., & Yang, L. S. (1994).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family.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22-48.
- Germain, C. B. (1994). Emerging conceptions of family development over the life course. *Families in Society*, 75(5), 259-268.
- Gomez, R., & Leal, I. (2007). Vinculação parental durante a gravidez: Versão portuguesa da forma materna e paterna da Antenatal Emotional Attachment Scale [Parental attachment during pregnancy: The Portuguese maternal and paternal versions of the Antenatal Emotional Attachment Scale]. *Psicologia, Saúde & Doenças*, 8(2), 153-165.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ielo.mec.pt/pdf/psd/v8n2/v8n2a01.pdf>
- Grzybowski, L. S., & Wagner, A. (2010). O envolvimento parental após a separação/divórcio. *Psicologia: Reflexão e Crítica*, 23, 289-298. <https://doi.org/10.1590/S0102-797220100002000>

- Guelzow, M. G., Bird, G. W., & Koball, E. H. (1991). An exploratory path analysis of the stress process for dual-career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51-164. <https://doi.org/10.2307/353140>
- Hawkins, A. J., Bradford, K. P., Palkovitz, R., Christiansen, S. L., Day, R. D., & Call, V. R. (2002). 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A pilot study of a new measure of father involvement.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0(2), 183-196.
- Kalmijn, M. (2013). Adult children's relationships with married parents, divorced parents, and stepparents: Biology, marriage, or resid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5), 1181-1193.
- Lamb, M. E. (Ed.). (1986). *The father's role: Applied perspectives*. Wiley.
- Lamb, M. E. (2000).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An overview.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9(2-3), 23-42.
- Lamb, M. E. (2010). How do fathers influence children's development? Let me count the ways. In M. Lamb (Ed.), *The role of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5th ed)*, (pp. 1–26). Wiley.
- Lerner, R. M., Brentano, C., Dowling, E. M., & Anderson, P. M. (2002).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iving as the basis of personhood and civil society.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02(95), 11-34.
- Liebl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吳芝儀譯；初版）。濤石文化。（1998）。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erry Park.
- Losh-Hesselbart, S. (1987). Development of gender roles. In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pp. 535-563). Springer, Boston, MA.
- Ly, A. R., & Goldberg, W. A. (2014). A new measure for father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8(5), 471-484. <https://doi.org/10.1111/jir.12044>
- Machin, A. (2019)。父親養成指南（張馨方；初版）。馬可孛羅文化。（2018）。
- Mitchell, J. L., & Lashewicz, B. (2019). Generative fathering: a framework for enriching understandings of fathers raising children who have disability diagnoses.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5(2), 184-198. <https://doi.org/10.1080/13229400.2016.1212727>
- Noël-Miller, C. M. (2013). Repartnering following divorce: Implications for older fathers' relations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3), 697-712.

- Palkovitz, R. (1997). Reconstructing" involvement": Expand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n's caring in contemporary families.
- Palkovitz, R. (2002). Understanding of Good Fathering. *Handbook of Father Involvemen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119.
- Palkovitz, R., Fagan, J., & Hull, J. (2013). Coparenting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In *Handbook of father involvement* (pp. 209-226). Routledge.
- Palkovitz, R.(2014). *Involved fathering and men's adult development: Provisional balances*. Psychology Press.
- Palkovitz, R., & Hull, J. (2018). Toward a resource theory of father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 181-198.
- Palkovitz, R. (2019). Expanding Our Focus From Father Involvement to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1(4), 576-591. <https://doi.org/10.1111/jftr.12352>
- Parke, R.D., & Brott, A.A. (1999). *Throwaway dads: The myths and barriers that keep men from being the fathers they want to b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Pillemer, K., Munsch, C. L., Fuller-Rowell, T., Riffin, C., & Suitor, J. J. (2012). Ambivalence toward adult children: Differences between mothers and fathe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5), 1101-1113.
- Pleck, E. H., & Pleck, J. H. (1997). Fatherhood ide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dimensions.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3, 33-48.
- Simmons, Steinberg, Frick, & Cauffman. (2018).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absent and harsh fathers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62, 9-17.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7.10.010>
- Snarey, J. (2013). *How fathers c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附錄

附件一 蒐集資料記錄一覽表

次序	日期與時間	訪談者與地點	記錄編號	取得資料編號
1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9：30～23：30	國家戲劇院 研究者與受訪者及其子 觀看戲劇表演	觀 A-1012	文件-觀 A
2	2019 年 10 月 15 日 09：00～11:00	臺北新店受訪者家中 研究者與受訪者	訪 A-1015	文件-訪 A
3	2019 年 10 月 29 日 09：00～11:00	臺北新店受訪者家中 研究者與受訪者	訪 B-1029	文件-訪 B
4	2019 年 11 月 05 日 09：00～11:00	臺北新店受訪者家中 研究者與受訪者	訪 C-1105	文件-訪 C

附件二 觀察編碼清單

文件-觀 A-1012

三級編碼		二級編碼		一級編碼	
編碼	組型	編碼	類別	編碼	主題
A	個人能力與情緒態度	Aa	個人行動能力	Aa01	行動與速度
				Aa02	獨立行動
				Aa03	攙扶行動
		Ab	情緒與表情	Ab01	人際互動
				Ab02	觀劇前後反應
B	父職與反哺	Ba	親子互動	Ba01	話題共鳴
				Ba02	指導行為
		Bb	孝道行動	Bb01	關心健康
				Bb02	提供支持

附件三 訪談編碼清單

文件-訪 A-1015

文件-訪 B-1029

文件-訪 C-1105

三級編碼		二級編碼		一級編碼	
編碼	組型	編碼	類別	編碼	主題
父	父職角色	父 A	模糊的父親	父 A01	父親印象
				父 A02	父職模範
		父 B	角色的轉換	父 B01	爲夫爲父
				父 B02	承傳與教子
生	生命大事件評價與因應	生 A	顛沛的記憶	生 A01	幸福兒時
				生 A02	逃難青少
				生 A03	奔波青年
		生 B	代代盼相傳	生 B01	成家立業
				生 B02	信仰與信念

收稿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1 年 4 月 26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1 年 8 月 10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1 年 9 月 11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1 年 10 月 27 日

A Case Study of the Youths Who Moved to Taiwan on the Mainland Around 1949

Chun-Chang YI¹

Nei-Yuh Huang²

Abstract

How would a man with a few memories of his father become a good father himself? How would generations of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aiwan due to the war, distribute their resources after they became husbands and father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fathering experience of a 90-year-old, who was a young man when he migrated from China to Taiwan in 1949. Adopting the qualitative approach;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 collecting data; and conducting thematic analysis, the stud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interviewee regarded marriage, family, and childrearing as necessary *life stages*. Establishing a family and a business represent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ultimate values of life. However, leaving home at a young age lead to an ambiguous impression of fathering from his own father. In this regard, the beliefs and attitudes of the mother, respected educators, and the wife largely influence fathering style. (2) During the war, the interviewee was young, energetic, and ambitious. In addition, he did not expect a long period of separation from his family. In the phase of moving away from home and travelling overseas, the desire to reproduce was reinforced. Therefore, the interviewee was motivated to pursue education to obtain stable resources. This stage is the first in terms of accumulating fatherhood-related resources. He did not consider this situation as the most depressing period in his lifetime. When faced with important matters, *spouse* and *faith* became his primary support. (3) The

¹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² Adjunct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fathering of the interviewee differed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s of affection, behavior, and cognition. Without a clear concept of source management, the interactive support of 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contextual resources assisted his fathering. The study described the fathering of his generation, where the men are mainly providers and partial promoters of an amiable atmosphere for families. For young people without a concept of fathering resource management, fathering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as they accumulate experience and an increased number of children. The study highlighted the fathering experience and the lifetime of the interviewee and his generation. Suggestions about the practice and future studies of fathering were offer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empirical study.

Keywords: A Resource Theory of Fathering, Fathering, Life Course Theory